

三彩风·文苑

雨之印象

□梁晓辉



(资料图片)

一定有一场雨是这样的,洒落之后,海棠凋零,红消香断。有珠帘半卷,帘后有美人伏案,朱唇轻启,却道应是绿肥红瘦。

许久以后,她失去爱人,一个人漂泊,再看雨时,是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,是满地黄花堆积,憔悴损,是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那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!

许多年以前的春天,一位自称烟波钓徒的隐士,致力于研究道学玄理,他心中的雨很文艺,如同他淡泊的心,是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同一时期的韦应物,心系山水田园,年过半百仍闲居滁州西涧,傍晚偶遇的一场雨,让他对雨有了这样的印象——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。其诗冲淡清远、耐人寻味,成为历代画家喜爱描画的意境。

南宋某年十一月四日的深夜,风雨交加,一位老人辗转反侧,忧思国事。此时山河破碎,王朝飘摇,他心怀壮志,却不为朝廷所重,只能退居山阴,僵卧孤村,夜阑卧听风吹雨,铁马冰河入梦来。壮志始终难酬,只能任金戈铁马驰骋于梦中。

而隐居不仕的竹山先生,一曲《虞美人》,写出了少年、壮年、暮年听雨时的迥异心情。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一曲未尽,悲凉清俊,萧寥疏爽,正是人间雨落是沧桑。

作家也爱写雨景。张爱玲笔下的雨是沉郁的,是错失了爱情,在落寞的上海里弄撑着伞的民国女子的瘦削背影;亦舒笔下的雨感性而生动,无悲无喜,如同优雅地喝着咖啡,看雨珠敲打落地窗的女子;琼瑶笔下的雨浪漫而富有激情,是年少时独自在风雨中淋湿的头发,是失恋时悲痛欲绝的面庞……

画家笔下的雨则给人另一种感受。几米世界里的雨是通透的,显得亲切、自然;宫崎骏画中的雨是奇幻的,伴着风,在原野上和树木一起跌宕;朱德庸笔下的雨是灰色都市里匆匆而过披着雨衣的神秘人流,他用怀疑的目光和偏冷的色调、简洁的线条,讲述内心的孤独,那是心灵的流离失所。

下雨的时候,人的内心都是湿润的,公交车窗上的水珠和窗外打着伞的人流,都是人生电影里的一幕幕场景。这时雨是一种表情,你看它有时喜,有时悲,其实那只是错觉,所有的情绪都源自内心深处,都是潜意识的表达。平素看雨该如吴冠中那样,浅浅淡淡,化繁为简,点滴成韵。如果再细分,男人看雨应似苏东坡的倜傥蕴藉,竹杖芒鞋轻胜马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女人看雨应似席慕容或林徽因,把那雨丝风片、烟波画船,变成红尘里的诗。

一位老师留言,雨、书、墨、音乐、茶,就是安静而完美的一天。雨居然被排在首位,但愿你也有这种感受。

绿染青要山

□王玉红

我沉醉于青要山的绿中了,在这里,我不再是我,只是一个宁静、欢喜的灵魂,缓缓飞翔在双龙峡上空,默默地欣赏大自然演绎的一幕幕绿色山水传奇。

四月的早晨,薄雾轻轻地笼罩着群山,林海含烟,万壑腾雾,那缥缈的雾泛着淡淡的绿色,那是春天里刚发的新芽的颜色。

远山因雾纱的遮掩而显得影影绰绰,或横卧,或竖立,或似万马奔腾,或如淑女静立。奔腾的,裹着云,山虽无声,我却听到了马蹄阵阵,嘶鸣声声,好像马上就会有万马从眼前呼啸而过;静立的,脉脉含情,沉静娴雅,凝思不语,让人心里不由自主地荡起柔情。

眼前的山却是另一番景致:青山逶迤起伏,青色未了,绿意难绝。漫山绿透,绿色之间透着暗红,那是裸露的岩石,层层叠叠,像母亲亲纳的千层底,透出些许暖意。

如果说青要山是一部演绎山水传奇的电影,这群山就是电影的片头,一幕惊心动魄,一幕平静如水,一幕柔肠百结,一幕情意绵绵。

踏上青石台阶,就钻进了那片绿中,深吸一口气,仿佛吸进去的也是绿,继而整个人由内到外好像也染上了绿色,感觉神清气爽。时值暮春,春意阑珊,鹅黄色的连翘、粉红色的桃花都已凋零,“一片飞花减却春,风飘万点正愁人”,树身下、乱石上,那飘零的花瓣,不禁使人想大喝一声:“春且住……天涯芳草无归路!”然后弱弱地叹一声:“挽住春光不许谢……”而这一声叹息,很快就被满山的绿韵所淹没。无计留春住,那就随它去吧。寒暑有代谢,人道每如兹,强求有何用呢?

走进峡谷,青要山的肌肤触手可及。此时的山峭壁如削,半山腰上,一簇簇火红的杜鹃奔放地燃着,这该是大山献给水姑娘的鲜花吧?一阵阵蝉鸣从山上传来,夹杂着几声鸟啼,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”。老远就听到了哗哗的声音,那是山间清泉汇成的小溪,在乱石中欢快地奔流、嬉笑。

蝉鸣鸟啼,和着潺潺的水流声,应是山水传奇的插曲吧?这美妙的插曲给我们的旅途增添了几分浪漫和欢乐。其实,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首歌,重点在于你是否怀着一颗欢喜的心去倾听。

水流渐渐地大起来,漫过一座座石坝,形成一道道瀑布,飞珠溅玉。流水声在幽谷中空灵地回响,潭渐渐地多了,一个连着一个,水面几乎和游道相平,水也变得绿而幽深。我不知道那潭水有多绿,我只知道,望一眼就回到了那青葱的岁月。绿毯?碧玉?翡翠?都无法用来形容它。

那绿,绿得通透,绿得滋润,绿得壮观,绿得纯粹。放眼望去,从山顶到湖水,一片纯净的绿色,让人不忍走动,生怕一动就把绿割断了。难道这就是朱自清笔下的“女儿绿”吗?我用它裁一段长绫给女儿,女儿就会翩翩起舞吗?我用它做一幅巨画,挂在心爱的人案前,就能让他消除疲惫吗?如果能,我愿化作这一湖宁静的绿色,去做一幅巨画,一段长绫。

山重水复疑无潭,柳暗花明又一湾。这就是山水的传奇,在这里,你永远想不到下一处会是什么风景。而人生又何尝不是一部传奇,你永远都预料不到下一个章节是什么内容。人人都想走进这传奇之中,体味苦辣酸甜。这就是生活的精彩之处,这就是活着

的意义。走出这片绿,就走出了山水传奇,可我还是想回眸一望,望望这青山绿水,听听这蝉鸣鸟啼,把这一切印进脑海中,刻进心里……

一树槐花一树情

□北邙秋风

在北方,很多地方都可看到槐树。与田地里成片的稍俗艳的桃、梨之花相比,槐花更显朴实。一树槐花,纯净;一地槐花,纷乱;一大片槐花,烂漫……

槐花盛开的时节,空气中花香浓郁。孩子们像猴子似的,嗖嗖地爬上槐树捋槐花,全然不顾树上的刺儿划破了衣服。

男娃娃身上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槐花,女娃娃的头上洒满了槐花,他们的耳朵上也挂着槐花串儿,悠悠地打着旋……篮子盛满了没有暂且不论,那是大人操心的事情。一个个爬树的娃儿,嘴里早

已塞得满当当的,连说话也变得呜呜啦啦的。

我家后院里有一株槐树,年年开花。每年花开时,便有本家族的孩子来采摘。小时候,我喜欢生吃槐花,后来由妈妈蒸给我吃,浇上浓浓的蒜汁,味道十分鲜美。进城20年了,我依然难忘妈妈蒸的槐花。

有一次,我翻看自己结婚时照的全家福,那时母亲还年轻,脸上洋溢着慈祥、幸福的笑容。去年春节,我们兄妹数人驱车350公里,到山东曹县那个名叫刘菜园的小村子看望舅舅,舅妈、姨妈与我

们相拥而泣,我们表兄弟姊妹17人,第一次聚在外婆家,我母亲却早已不在人世……

槐树枝干乌黑、枯瘦,然而春天一来,槐花绽放,满树雪白,花似珠玉,芳香扑鼻。想来,那槐树正如一位平凡的母亲,孕育出了一群清秀的儿女。

槐花盛开时节,父亲叮嘱我到母亲的坟前看看,我拒绝了,我怕自己的心脏承受不了思念之痛。

故乡的院落早已破败,槐树也被虫子侵害,荒芜的院子里,野草有一人高了。这些年来,我很少回去,只在心里默默地回忆母亲,回味故园槐花。